



# 老马再退休

□吴文龙

渝中区的老旧小区总带着股浸在江风里的烟火气——梯坎绕着老楼盘成圈，竹椅在院坝里摆成阵，小面摊的香气混着火锅的牛油味，从早飘到晚。

3月下旬，这里回来了个老熟人：刚退休的老马。

老马本名马建国，在这住到30岁才搬走，一去就是30年。再见时，他穿着熨得笔挺的藏青色衬衫，皮鞋亮得能映出解放碑的轮廓，手里攥着个烫金笔记本，走路背挺得比枇杷山的黄葛树还直。邻居们远远瞅着，私下里摆龙门阵：“这马处怕是把办公室的架子一起搬回来了。”

刚回来那阵，老马确实像个局外人。早上6点准时下楼散步，步子迈得跟走正步似的；见人就点头，开口必称“同志们”；连买小面都要站得笔直，跟汇报工作似的“二两，少辣。”楼下搓麻将的王大娘撇撇嘴：“这干部当得，连烟火气都戒了。”

让老马第一次栽跟头的是车位问题。小区坝子巴掌大，晚归的车主得绕三圈才能找着缝，刮擦吵架是家常便饭。居委会

张主任找上门时，老马眼睛一亮：“这事

儿我熟！”当晚就熬到两点，查了三本政策法规，写了满满五页方案。

周末的坝坝会开得像场“交锋”。老马穿着白衬衫站在石桌上，清了清嗓子念起稿子：“同志们，根据重庆‘141’基层治理智治体系要求，我们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停车机制……”话没说完，底下就炸了锅。穿花衬衫的年轻崽儿李磊喊：“马干部，莫整那些虚的！就说我下班晚，能不能给我留个位置？”老马的脸唰地红了，捏着稿子的指节泛白。散会后，他一个人蹲在梯坎上抽了半包烟，江风卷着火锅味吹过来，他忽然觉得，这熟悉的味道里，藏着他不懂的门道。

第二次碰壁是调解李奶奶的棚子。独居的李奶奶靠捡废品贴补家用，在阳台搭了个塑料棚堆纸壳，挡了楼下小张夫妻的采光。老马拿着打印好的《民法典》条文上门，刚念到“相邻权”三个字，李奶奶就抹起了眼泪：“马干部，我女儿在医院治病，我不堆这些，哪来的钱买药啊？”小张媳妇也红了眼：“我们刚生了娃，屋里潮得连婴儿的换洗衣服都晒不干！”

那天老马夹在中间，像被卡在十八梯梯坎缝里的石头。他想不通，明明按规定办事，怎么就两边不讨好？晚上他坐在院坝里，看着王大娘给孙儿赶蚊子，听着李大爷摆抗战时的龙门阵，忽然明白：这里的规矩，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是藏在一碗小面里的体谅，是递根烟就能解决的矛盾。

从那以后，老马变了。他不再穿笔挺的衬衫，换上了洗得发白的汗衫；笔记本里不再是政策条文，记的是“张阿姨孙子中考要找补课老师”“李大爷膝盖痛要贴膏药”……

车位紧张，他一家家敲门登记，把院坝角落的荒地整平，划了三个临时车位，订了“先到先得，晚归的停巷口”的土规矩；李奶奶的棚子，他找物业借了个闲置杂物间，又帮着把塑料棚换成透明板，还跟小张夫妻商量：“李奶奶每天帮你们收衣服，你们多担待点？”真正让老马“转正”的是那年夏天的停电。三天里，老马扛着矿泉水桶爬了八层楼，给独居老人送蜡烛，在院坝搭起临时厨房煮面条。有人劝他歇会儿，他抹着汗笑：“我是党员，这点事算啥？”来电那晚，全小区的人在院坝摆起火锅宴，李奶奶把煮好的毛肚夹到他碗里：“马叔，你是个好人！”

如今的老马，彻底成了小区的自己人。邻居们不再喊他马处，都叫马叔。他还是爱转，爬梯坎时会帮着提菜篮子，下棋输了会挠头笑，讲政策时也会用重庆言子儿：“咱们重庆人，耿直得很，有事摆到桌面上，啥子都好说。”

有次我问他，退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慢悠悠地说：“以前以为退休是从岗位上退下来，现在才晓得，是从架子上退下来。这山城的梯坎，爬了一辈子，终于踩踏实了。”

江风卷着火锅香吹过来，老马的汗衫被吹得鼓鼓的，像装满了这老小区的烟火气。在重庆，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有人褪去光环，有人接住地气，最后都成了梯坎上的风景，成了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注脚。

老马退了两次休，一次从单位退，一次从架子上退。这次，老马是真退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国资委巡察办)



## 黄昏辞(外一首)

□陈维宣

夕阳是悬空的胎盘  
古道蜿蜒成一条脐带  
大地啊，我疼痛的  
大汗淋漓的母亲

### 蜜蜂

在我脸上飞舞  
总赶不走  
是要采蜜吗

只会让你失望的  
这一身苦涩和汗涔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 父亲的谷雨节

□陈本布衣

父亲沿着田埂慢行  
不在意，裤管沾满泥星  
他几次想蹲下，身板  
却像一张旧弓，失去了弹性  
再不能像往年那样  
弯下腰去，抓把泥土  
检视暮春的墒情

父亲来到麦地前  
用拐杖挑挑叶，扶扶茎  
麦田在他眼里，恍如  
胎发未顺的男婴  
他与人世打了多年交道  
深知，这土地，最可信

父亲不承认自己有多老  
怨只怨，不该落下这身病  
一不留神，父亲打了个趔趄  
这时，布谷叫了数声  
仿佛一位老伙计  
着急地，在善意提醒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会员)

## 谷雨新娘

□翼羽

细雨斜织，如春风捻成的银线  
谷雨，是春神的小女儿，正理红妆  
她绾起烟柳般的秀发  
蔷薇晕染她低垂的脸颊  
眼角，凝着一滴欲坠的喜悦

浮萍初漾，点染她碧水纹的罗裙  
布谷声声催嫁，“播谷——播谷——”  
唤醒我掌心酣眠的谷种  
戴胜栖落桑枝，羽冠似她轻颤的步摇

我以春雷为鼓，酿晨露为酒  
将千畦铺作喜帖，新泥踏成红毡  
桐花簌簌，她拜别春神  
我扶她登上紫藤垂帘的花轿  
颤悠悠，行过纵横的阡陌

轿辇落定，生根于四月温软的土壤  
她踏上田垄，那滴喜泪终于滑落  
沿犁沟渗入我温热的血脉——  
我胸膛的稻苗，正次第吐青

她积攒整个春天的甘霖  
淌成我心底岁岁丰饶的河流  
而田埂尽头，桐花仍在落  
一瓣，又一瓣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 外孙正蹒跚

□沈治鹏

外孙乳名多乐，健壮好动，每次去做儿保，体重身长都处在标准的顶格。未满周岁前，在柔软的爬爬垫里，从学习爬行到抓住围栏颤颤巍巍站立。扶住栏杆刚学移步时，常常抓握不牢摔跤。

围栏内仅三四平方米，时间久了，玩具也玩腻了，于是，寻找新事物就成了多乐的目标。够着了，便用小手拉进围栏研究一番。够不着，就唧唧呀呀叫个不停。

快到周岁的多乐早已不满足于小小的围栏，对他想知道的事物，会用不断提高的音量和不容置疑的手势提出疑问，等待答案。终于有一天，多乐走出了那方逼仄的天地。

这时的多乐像刚飞出笼子的小鸟，唧唧呀呀说个不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的步幅明显比在围栏里大了许多，速度也快了許多。曾经在围栏里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物品，这时已触手可及。

不小心一个趔趄，多乐重重跌坐在硬邦邦的地板上。这样的疼痛他从未体验过，于是大哭起来。我忙过去安慰他，告诉他走路时要慢一点，跌倒了就扶住旁边的东西爬起来。于是牵着他的手，引导他抓住身边的椅子腿站了起来。他对我一笑，立马又开启了新的巡查。

十多天的扶墙探寻，觉得家里已没有什么新鲜事。推车去公园玩，他对着小月河的瀑布和河里悠游的野鸭就唧唧呀呀说个不停。以前坐在婴儿车上见到公园里三匹或卧或站或奋力扬蹄的青铜马雕塑时，他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天更是兴奋不已，他提高音调，表示要走向这些战马。也许是忘乎所以，也许是步伐太快，小手一松就跌坐在坚硬冰冷的花岗石地板上。他表情痛苦，哼了几下，见伸手牵他，又破涕而笑，奋力站起来，嘴里嚷着“马、马”，屁颠屁颠奔了过去。拍拍这四匹马的腿，摸摸那匹马的肚子，拧拧另一匹马的耳朵，在三匹马之间不停穿梭，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挚友。

今天，多乐又伸手指着家门，嘴里发出“门、门”的声音，强烈要求出门闯荡。他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不明白精彩背后常常伴随着荆棘与坎坷、挫折与无奈。但是，多乐，只要你拥有强健的体魄，阳光的气质，永不气馁，心怀热爱，未来的路一定会越走越稳健，看世界会越来越灿烂。

好，多乐，我们出门去！跌倒了，学会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尘土，坚守所爱，永远向前。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 谷雨知茶

□赵呈荣

读到“山寺馈茶知谷雨”，忽而舌底生津，掐指一算，“雨生百谷”之季到了。家乡盛产茶叶，年少时，每逢周末，父辈们总会带我到渝西北东山之巅的茶园。立春，茶树上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站在茶园坡地放眼望去，就像一块块绿毯盖在土地上，一垄垄翠绿随风摇曳，空气中盈溢着阵阵的清香味。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瓮，清和易晚天。”与诗中描述的场景相似，村妇们挎着竹篮，三三两两来到茶园，清晨趁着露水，在轻雾如烟的茶丛中采摘翠绿鲜嫩的春茶。采回去的茶叶晾干露水后，烧柴火在锅中杀青，然后在竹匾里搓揉、晾摊、再干，最后放入炭火烘焙干燥。

家乡人素有嚼茶馆的习俗。我的远房叔父年轻时经商，是资深茶客一枚，常天蒙蒙亮就出门，打个“三轮的士”去茶楼占好座头。老茶客们吃早茶，先是一杯热茶下肚，然后消消停停吃早点，倘若恰逢生意场上的熟人，那就续上茶水，边喝边聊，茶水喝光，顺道也把生意谈了下来。

父辈们更是整日里茶杯不离手。耳濡目染之余，我十几岁时就开始喝茶，学起父辈们的样子。从茶叶罐里取一撮新茶撒入玻璃杯，看着卷曲的茶芽在热水里舒展开来，上浮下游，水渐呈青绿色，忍不住啜一口，别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一杯下肚，余香绕喉。

自那以后，我便开启了“宁可食

无肉，不可饮无茶”的泡茶生涯。

我对茶叶的品种倒不是很挑剔，倒是品茗高手乾隆一句“雨前价贵雨后贱”深合我意。《茶疏》云：“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传统老观念，皆以明前茶为最佳，故众人多追捧明前茶，趁早尝香。

可明前茶皆是嫩芽苞茶，且价格甚贵，开水里一泡，根根如银针竖立，汤汁太薄，两三冲泡下来就淡了。真正的老茶客，很少买明前茶。谷雨时的茶就不同了，俗话说：“茶叶两头尖，谷雨值千金”，谷雨时采摘的茶叶发育很充分，叶肥汁满，汤浓味醇，久泡仍余味悠长，在玻璃杯冲泡开后，茶叶鲜活如枝头再生。

泡茶叶不能一咕噜倒下开水，易烫黄新叶，须先用常温水泡至杯身三分之一处，然后倒三分之一开水，余下的三分之一，慢慢用开水续。这样，茶叶的精华便缓缓释放出来，能保持茶水常青不改色呢。

起先，我在老宅的瓦屋纸窗下喝。坐在庭院当中，看碗里几撮嫩芽在水中绽放，芽肥叶硕，色泽鲜翠，如重生，又似复苏，仿佛一年的春色都浸泡在其中。茶水是清新的，我的心情也跟着清新起来。老宅拆迁后，我又跑到城里喝茶，一边看书一边啜，一边码字一边品。茶，越喝越有味，手稿，也越叠越厚，一篇篇文章，就是在茶水里泡出来的。

谷雨时节，沏一壶细如雀舌的春茶，顿觉缕缕清香气溢。尘世浮躁，功名利禄，皆烟消云散了。  
(作者系重庆市铜梁区作协会员)

